

随 笔

风过空庭

□张兴祥(宁夏银川)

说来惭愧,若不是因为此次探访我的这位表哥——我大姑的二儿子——我尚还不知他的大名写作“田群彦”呢。这是他家红砖墙上的网格化管理公示栏告诉我的。不问而知,这个颇有些文气的名字,一定是我那位曾做过小学教师的大姑父所赐。

相较于大表哥的健谈和三表哥的活泼,二表哥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典型的“寡言君子”,悄没声儿把田间地头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站在他的菜园边上,您难保不会以为那活计是个强迫症做的。我二姐夫病故后,家中浇水、施肥一类的农活,多就由住在他对门的二表哥主动揽去做了。每每听姐姐对我讲起这些,我便对这位表哥心生感激。

我父母先后故去,表哥都赶来送。二表哥仍旧话稀,与我们哥仨紧紧地握手之后,落座在沙发上,一支接一支地蹙眉抽着烟卷。挨坐近前,我见他也显出老相了。不曾料到的是,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,出院康复期间,偏又摔了一跤。可见到底是身子骨孱弱了一些。此番回乡,我便惦着想去看看。

讲心里话,与先父不同,我素来对所谓的“亲戚关系”是不甚看重的。我的那些表哥谁都会说,我父亲——也就是他们的大舅舅——“把谁家的啥活没给干过?!”老人家有时甚至会先撇下自家地里的活而跑去帮衬兄弟姊妹。我大姑在世时就总是动情地对家人讲:“可是苦了我的大兄弟了啊!”

成年之后,我也时常会与父亲聊起我们两代人之间可能会有的一些不同。我的看法未免偏于淡漠,大体以为——随着家族开枝散叶,情感渐就生疏,这是难免甚至自然的,也不必太过刻意地去维系,敬爱长辈自无需说,同辈之间,谁对我好,我对谁好;否则,互不相扰。可能是慈父谅我“一路坎坷走来,势必嫉恶如仇”吧,他听罢并不反驳,至多是一声叹息,之后,或

递给我一支烟卷……

今天不太凑巧,我没能见到二表哥。勤劳的他又拖着病体早早下地去了。我把砸砂瓜和一些补品放进了他的堂屋,转身回到小院里,竟就由不住地停住了脚,顶着毒辣的日头,呆立着,满脑子都是父亲在地里干活时的样子。有风过耳,像是父亲劳作时的喘息,又似表哥在地头的轻咳。

我不能闭眼,闭眼就有泪落了。



宁静时光。刘威摄

时 光

父亲的书房是避暑森林

□叶艳霞(江西九江)

午后,暑气正盛。蝉声在纱窗外织就一张细密的金网,阳光穿过香樟树的间隙,在书房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小时候每到这时节,我最爱赤着脚溜进父亲的书房。

他的书房朝北,三面红松木书架围出一方清凉天地。老竹帘滤进来的光线泛着青瓷色泽,墙角的老式电扇“咔嗒咔嗒”转着,像在吟诵一首循环往复的古老歌谣。我蹑脚踏上柚木地板,凉意便顺着脚心攀上来,连带着翻书的指尖都染上几分清冽。

书架最上层整齐排列的《二十四史》和《辞海》,被父亲称作“乔木区”;中间几排散文集和《唐诗三百首》是“灌木丛”;最下层我的《安徒生童话》和《伊索寓言》,则被他笑称为“林下菌子”。父亲特许我可以随时取阅这些“菌子”,但想读“灌木丛”里的《唐诗三百首》,需得他亲自取下。

他读书时总要泡一盏明前茶。白瓷盖里的茶叶舒展似莲瓣,袅袅茶烟在书架投下的阴影里蜿蜒游动。我偷抿一口,苦涩在舌尖晕开,眉尖不自觉轻蹙。父亲见状,目光温和:“读诗如品茶,初尝是苦,细品方知回甘。”

那本《唐诗三百首》的边角已磨出了毛边,页间夹着父亲手抄的王维诗笺——洒金的宣纸上,“行到水穷处”五个字写得格外用力,墨色深深沁入纸纹。我问他为何不用书签,他抚着书页折痕说:“这些褶皱都是年轮,记录着读诗时的天气和心情。”

漫长的暑假里,我常蜷在书架旁读《安徒生童话》。丹麦原版的铜版画插图上,人鱼公主的鳞片泛着幽蓝的光泽。穿堂风掠过竹帘时,书页轻轻颤动,墙上的光影便荡漾开来,仿佛波罗的海的微波。

我十二岁那年,家里终于添了带玻璃门的新书柜。但父亲的老书架依然立在原处,是森林里最倔强的那棵老松。某个停电的夏夜,蝉鸣声格外刺耳,他忽然取下那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泛黄的诗笺背面露出一幅钢笔速写:少年时的他坐在槐树下,斑驳的树影落在他膝头的书页上,“行到水穷处”被画了红圈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我渐渐明白了父亲对书架的执着。那些书,是他一生的情感寄托。有一次,我工作上遇到了挫折,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回到家,我默默地走进书房,坐在书架旁。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,他轻轻地走过来,从“灌木丛”里抽出一本《东坡乐府》,递给我说:“看看东坡先生的一生,他历经坎坷,却始终乐观豁达。”我翻开书,读着那些豪迈的诗词,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。

父亲的书架,是一座避暑的森林。在这片“森林”里,我感受到了父爱的深沉与温暖。穿堂风依旧会掠过竹帘,书页依旧会轻轻颤动,只是那个为我取书的背影,渐渐染上了霜色。让这片“森林”的芬芳,永远弥漫在我的生命里。

四 季

花开半夏(外一章)

□尤屹峰(宁夏银川)

不要遗憾桃花谢了春红,杏花露了青杏,春已逝去,就失去了最佳赏花时节。其实,美的花景在夏季,花开半夏,是带有诗意性的证明。

花开半夏,别有风姿,也别有情致。

北方的山野,少有大富大贵的花朵,但到立夏之后,山梁上、地埂上、水渠边、田园里,接替桃花杏花而欣欣绽放的有名无名的花朵,为数也不少。

牵牛花、地蔓花、黄鼠草、狼毒草、野刺梅花、马兰花……虽然不是成排成串、大红大紫的妖艳,但也星星点点、不卑不亢地盛开。

开得最为张扬和奢侈的当属槐花和紫花苜蓿

了。槐花是一树一树缩着疙瘩地开,紫花苜蓿是一地一地成片地开。它们不仅自己开得很烂漫,也招引得蜜蜂、蝴蝶们手忙脚乱。

农人们此时最关注、也最当心的,莫属豌豆花和向日葵了。豌豆花红白粉紫的烂漫,向日葵粗壮的茎秆上开着一朵脸盆大的花朵,成熟后定会产出饱满的葵花籽。

金黄的油菜花和深紫的薰衣草,把花开半夏铺排到极致,也浪漫到极致,望一眼,会让你震撼地惊叫。

入夏,让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温度的升高,更有繁花烂漫的诗意感受和尽情享受。

夏 雨

人们常说“春雨贵如油”,因为春雨关乎春播,春天播种时节没有春雨滋润土地,以保证种子发芽的墒情,种子就不能正常发芽,自然就会影响一年的收成。

在粮食从播种到收割生长的几个月时间里,每个月一两场适时适量的雨水是必不可少的,粮食出苗、长叶、拔节、抽穗、成熟,都离不开雨水的浇灌沐浴。

如果说,春雨真的贵如油的话,那么,夏雨贵似金一点也不为过。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普照,万物生长也靠雨水的泽润。

万物生长如同人的旅行,行程中一定要饮水解

渴。夏雨不仅给万物解渴,也给万物洗澡解除疲劳。

夏雨的脾性没有春雨那么平和温顺,有时和蔼,有时暴烈,很难判断把握。每当夏雨来临,人们总是喜忧参半,常常还会提心吊胆。

入夏了,南方雨涝,北方却不见夏雨的影子。北方靠天吃饭的农村干的粮食种不到地里,热盼着哪怕是恶风暴雨下一场,让地也喝点水润润渴干了的肺叶。

夏雨比春雨有热度,也有热情。祈望夏雨能适时适度地泽润万物,让光阴更加殷实!